

中国帝王之路走得最苦的皇帝
最受康熙大帝赞扬的明朝帝王

崇

祫

皇帝

傅苍松

著



上册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崇禎皇帝

傅蒼松 著

(上)

中國社會出版社

崇禎皇帝

傅蒼松 著

(下)

中國社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崇祯皇帝/傅苍松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1

ISBN 7-80146-166-5

I. 崇… II. 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7786 号

崇 祯 皇 帝

傅苍松 著

责任编辑:王前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9 字数:110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1-10000 定价:59.80 元 (全二册)

ISBN 7-80146-166-5/K · 5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引 子

天交五鼓，时间已经是甲申年的三月十九日了。

崇祯皇帝和王承恩一前一后地寻着暗夜，绕过一重一重的宫殿，躲过一群又一群的人流，终于穿过御花园，逃出玄武门，一路直奔煤山而来。

到得寿皇亭前，举目四望，大大小小的烟火早已映红了京师的半边天空，远处，仍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正阳门和承天门一带则不时传来乱哄哄的喧嚣与吵闹声，京师九门的白灯若隐若现，天街一带则不时传来一阵又一阵的男女号哭之声，紫禁城内也是同样闹翻了天。此情此景，崇祯皇帝不禁仰天长叹：

“朕无才无德，不能平治天下，只苦了朕的百姓，朕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啊！”说完，他流泪不止。

隔了一会儿，待心思稍定，他便解下腰间的黄丝缎带，多少有些手足无措地打上了一个结，末了即向王承恩道：

“汝侍奉朕一场，今日就再劳为朕送个终吧，汝快快把这带子替朕挂在那棵树上！”

王承恩不禁立时大惊：

“皇上使不得，使不得啊！皇上何故如此呢？奴才愿负皇上逃出宫去，暂去民间躲避几日，然后再行兴兵复仇，亦未为晚矣！”

崇祯的心境是如此的平静，听了王承恩的话后，只是睁着泪眼，望了望已经露出鱼肚白的茫茫天空，神情十分严肃地说道：

“天下岂有逃命的天子？国家既亡，堂堂天子，有何颜面去见文

武。你不必多言，朕志已决，快快去吧，倘再延误，贼兵来了，岂不让朕要蒙那贼兵羞辱的奇耻大辱？”

王承恩早已泪如雨下，末了，却仍是迟迟不肯动手，崇祯见此情景，便有些气急的样子：

“朕平日视公公若心腹，何曾负于公公，方此最后关头，公公又何故不愿助朕呢？何故要陷害朕，叫朕辱于贼手？”

迫不得已，王承恩只得勉强走到离寿皇亭不远的一棵槐树跟前，将那黄丝缎带往那槐树的旁枝挂了上去，然后便跪俯在地，痛哭不已。

这时，崇祯已缓步走至跟前，见那黄丝缎带正随风飘散着，顿了顿，便流着最后的眼泪，默默地踏上王承恩的背，又默默地看了一眼那茫茫的浩宇苍穹，带着对世界对人生对历史对那煌煌之朱明王朝的无限牵念与悔悟，一手攀着树枝，一手提着龙袍，缓缓地把自已的脖颈伸进了那黄色的圈带之中。

王承恩只觉得全身一沉，立时便瘫倒在地。

只可怜，一位御宇天下十七年的大明皇帝崇祯朱由检，霎时间，使命归那茫茫的历史黑洞，一缕幽魂随风飘散。那和煦的轻风不断吹拂着他那披散的长发，轻轻地拂动着他们泪痕斑斑的双颊，仿佛在回忆着一段无奈历史的诉说。

瘫倒在地的王承恩慢慢地站起身来，眼见崇祯已经驾崩，便伏在地上大哭了一场。稍顷，他才止住哭声，其时，不时传来的金戈铁马之声与男女号哭之声不断随风送入耳中。他不禁凝神静观，但见悲风惨惨，槐树枝上的主子早已魂归西天，寿皇亭旁，苍松翠柏，惨绿黯淡；紫禁城内，红墙碧瓦，灰暗无比，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与繁盛。一时间，乾坤历史，命运翻转，黎民社稷，全都只不过似过眼烟云。想那主子皇上，曾几何时，煌煌荣耀，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无尚权威；可如今却自缢身死，孤魂一个，自己这区区做奴才的，活在世上又有何意义呢？想到这里，王承恩不禁仰天长叹。

他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便默默地把缝在自己内袍上的崇祯

遗诏显露于外，又从腰间解下一条带子，打上结，挂在崇祯旁的另一树枝上。随即，他又从旁边搬来一块石头，置于树下，然后深深地向崇祯皇帝的尸身鞠了一躬，之后便手攀树枝，踏上石块，把自己的颈项伸进了圈带内，立时双脚一蹬，便随着自己的主子去了。

于是，崇祯皇帝和他的贴身秉笔太监王承恩，这两个一上一下的孤魂野鬼，便终于成了朱明王朝寿终正寝的象征，他们自缢身死的僵尸，则在轻风中展演着、诉说着那一幕又一幕的凄风苦雨……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受命危难 (1)

客氏听了,心花怒放,喜极而笑,道:“永贞说得不错,不如趁机将皇位夺了,再把朱由检和中宫那娘儿们一杀,以后咱们说了算,看谁敢放一个屁!”

第二章 帝阍斗法 (66)

魏忠贤前所未有地感到自己的衰老、丑陋与无能,他忽然悲仰头向天,发出了一声撕破长空の嚎叫:“啊——”

第三章 巨阍之死 (126)

魏忠贤听罢圣谕,吓得魂飞魄散,一股冷意直透心底,正待叩头谢恩,忽然头昏眼花,“咕咚”一声,栽倒在地
上。

第四章 笃志中兴 (189)

两天之后,从山海关飞骑而至的急报证实了崇禎的预感:宁远发生了兵变!

第五章 八方多难 (246)

李鸿基顾盼自雄,掷鼎狂叫:“大丈夫当横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业,老死寒牖,岂男儿乎?我今即改名自

成，号鸿基！”

第六章 虜骑内犯 (301)

十万满洲铁骑魔术般铺天盖地杀来，直惊得明朝守兵魂飞天外……

第七章 内忧外患 (360)

崇祯看着这份条理分明、头绪井然的奏疏，气得牙根儿直痒：“这群白痴，朕的天下，全让他们搞得一团糟，简直是愚蠢透顶！”

第八章 首辅之争 (411)

正自春风得意的周延儒，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正在按部就班的实施之中……

第九章 励精图志 (461)

崇祯听着范淑泰的话，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大有苦不堪言之态。待范淑泰刚一说完，他便把手里的奏折猛地往御案上一摔，御案上的朱砂便四处飞溅，随即他屁股猛地坐到了龙椅上。

第十章 大比之年 (513)

他一边说，一边把几个正从地上爬起来的儿女一一拉到自己的身边，先是一一地仔细打量，继而则将他们一一拉到怀里抱一抱，他那样深情地打量着，慈祥地爱抚着。他发现，他们一夕之间似乎全都长大了不少。

第十一章 刚求明志 (567)

高高地坐在龙椅上的崇祯皇帝却越发地痛苦不堪了，他原本就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也就更加的严重，最后，

他的耳中便只听到了一阵阵嗡嗡与哧哧的交错声,而那些跪在丹墀下或站着的文武大臣究竟在上奏些什么,他压根儿就没有听到,他只觉得自己仿佛要被撕裂开来……

第十二章 无边落木 (597)

崇禎因距离较远便对所奏之事只听见了“后金国”几个字,当其奏完,遂赶紧追问道:“后金怎么了? 嗯,后金怎么了,快快奏来!”

“启奏皇上,后金国四路出兵,越界犯边了!”

第十三章 凤阳失陷 (644)

递送快传的信使一冲进殿里便立时大哭起来:

“皇上,皇上,大事不好了,贼寇已攻陷凤阳祖陵了!”

众文武立时全都目瞪口呆,崇禎皇帝则更是犹如五雷击顶,突然张大了嘴巴,仿佛一场从没有预料到的恶梦突然从天而降。

第十四章 下诏罪己 (693)

发下一个不伦不类的罪己诏,不管怎样崇禎皇帝总算是可以舒口气了;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想,却又觉得这事使自己多少丢了些脸,他那本来就脆弱的心理失去了某种平衡。

第十五章 痛愤时艰 (731)

如此这般,做皇帝的声色俱厉地不断喝问,而做臣子的也同样是得理不饶人地据理力争。一时间,在场的众文武大臣都被这场面震住了,他们不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而且更为詹尔选捏一把汗。

第十六章 首辅遭瘟 (773)

听见这叫声，温体仁的全身立时就全部僵住了，喉咙里的珍珠丸子也全部哽在了那里，手里的那双银灿灿的筷子却一下掉到了地上，与此同时，他本能地意识到，自己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第十七章 十面张网 (827)

好不容易，李过终于讲完了杨嗣昌所谓的十面张网的全盘计划与安排，李自成待其刚一讲完，却竟突然嘿嘿地笑了……

第十八章 战和两难 (884)

崇祯一听，立时便气不打一处来，心想，朕叫你们去好生商量，你们竟来和朕商量，既如此，朕还要求你们做什么呢？

第十九章 烽火惊传 (936)

不过，这股重新掀起的造反势力却已经在大明的朝堂上引起了相当的震动，崇祯皇帝一得知张献忠和罗汝才又重新造反了，当天便连晚膳也没有用，便独自一个人到御书房去生自己的闷气了，贴身太监小毛子来劝了好几次也无用，当晚，他便一直默默地在自己御案后的龙座上呆坐了一整夜。

第二十章 枢辅督师 (974)

可是，也恰好在这个时候，他却又突然接到了洛阳告陷的消息，顿时他便一下晕倒在地，本来他的精神就已经完全崩溃了，又经这一巨大的打击，他的整个身心就彻底地垮了。当天晚上，他在把自己的一些后事托付给了儿子杨松山和督师监军万元吉之后，趁人不注意服下

一碗毒酒自杀而死了。

第二十一章 松山惨败 (1039)

明军将士根本没想到皇太极会有这样一着,知道粮草被清兵夺取了,通向后方的补给线又断了,一时间,明军的士气低落到了极点,一个个人心惶惶的,哪里还有什么战斗意志。洪承畴得到报告,吃惊得了不得,他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疏忽,竟一下使自己陷入了反包围之中。

第二十二章 末世运偏 (1086)

崇禎皇帝和众朝臣眼见即将归籍的贺逢圣如此伤心,不知怎的,一个个也都悲从中来,不由得跟着抹起眼泪,不多时辰,上至崇禎皇帝下至到场的科道官员,全都放声地恸哭起来,……

第二十三章 煤山悲歌 (1147)

说时迟那时快,崇禎一咬牙根,抄起御案上的长剑便朝着长平公主的头上猛地砍了下去。……崇禎略微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长平公主,又略略地迟疑了一下,便又举起手中带血的长剑,连走几步,朝着正在连连后退的小公主当胸一剑刺了过去。昭仁公主立时便倒地而死。

尾声 (1199)

第一章 受命危难

客氏听了，心花怒放，喜极而笑，道：“永贞说得不错，不如趁乱将皇位夺了，再把朱由检和中宫那娘儿们一杀，以后咱们说了算，看谁敢放一个屁！”

大明天启七年秋八月。北京。

太阳仍像六月里那样炽白而明亮，而它的赫赫威严却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它变得温软，柔和，暖乎乎的使人发懒，发困。偶尔有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抬头看它一眼，随口说一句——“唉，最难忍受的一段就要熬过去了！”他的同伴听了，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道：“我看也没啥好高兴的，夏天过了是冬天，冬天过了不还是夏天吗？”先前开口的那人不服气——“有点变化总比没有强啊，要不然，老天爷一个劲儿地煎熬着，老百姓啥时候是个头儿啊！”

历史像一条浊浪翻滚的长河，这两个小人物的即兴对白甚至不能激起最最微弱的回声。路边一瘸一拐地行走的野狗也斜着堆满眼屎的狗眼看了看他们，自顾低头东一鼻子西一鼻子地嗅着远去了。

信王府的大门“咣啷”一声打开，气势如虹。

抢先走出来的，却是两个身着太监服色的人。胖一点的是信王府的太监王承恩，瘦一点的是紫禁城里的司礼监随堂太监李永贞。

在两个大太监的身后，一副八人抬的大轿颤悠悠地出了府门。

守候在门外的一队侍卫见此情景，不待命令，立即掉转马头，在前面开路。

这些侍卫全部身着赤黄色军服，乘高头大马，刀枪明亮，服色鲜艳。他们就是老百姓谈之色变的锦衣卫。

沿街的老百姓远远地见他们出现，便逃得无影无踪。偶尔有一个躲闪不及的，便只好双手抱头靠到墙跟下，等着这些威风八面的锦衣侍卫们过去，才小心翼翼地赶紧溜掉。

八名轿夫配合默契，抬腿落足极富节奏。他们大概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脚下行走如飞，而肩头却不怎么摇动，那大轿如同水中的小舟，轻快而平稳，乘轿的人感到舒适而惬意。

而此时的轿中人却根本无心享受这份舒适，在他端庄严正的面容下面，是纷繁杂乱的思绪。

此人面貌清癯瘦削，略略有一点苍白，眉宇间隐隐露出一丝忧郁的神色，出身的高贵与后天的修养使他看上去从骨子里透露出几分清雅与成熟，正是豆蔻年华的女孩子们理想伴侣的样子。

他，就是当今天子朱由校的弟弟，信亲王朱由检。

今天，他是奉天启帝的圣旨到皇宫中见驾的。按照大明朝的祖制，藩王必须到自己的封地居住，除非极特殊的情况，不许到京城，不许过问朝政，不许结交当地军政大员。可是朱由检封王的时候还只有十二岁，年龄太小，只得继续在宫中居住。这几年，他渐渐地长大成人了，可是，当皇帝的哥哥却根本无暇顾及这位弟弟的事情。他整天忙着做木匠活，逛御花园，与小太监玩耍，吃春药，玩女人。他把全部的政事都推给了最为信任的大太监魏忠贤，而魏忠贤则整天忙着和一班有点脾气的大臣斗法，忙着收拾不服从自己权威的妃嫔，忙着建供奉自己的“生祠”，却来不及给朱由检安置一块封地。事情就这样搁了下来，转眼间信王已经虚岁十八了，到了该成亲的年龄了，天启便请神宗的昭妃刘氏与自己的正宫张皇后两个

人作主，为御弟朱由检选了三位王妃。但皇宫中除了天子的妃嫔与太子的新娘外，是不能容纳其他女眷的，于是，皇帝便命令在宫外修建信王府第。可是国库空虚，根本无钱建府，太监李永贞便请将惠王府整修一番，备信王居住。天启准奏，信王殿下这才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安宁的小天地。

朱由检虽然出了宫，却不敢掉以轻心。魏忠贤的权势正炽手可热，不要说是朝中文武，即便是皇亲国戚，他也敢随意杀罚。世宗宁安公主之子李承恩因不满魏忠贤的专横跋扈，在家中发了几句牢骚，便被安插在他身边的魏党告发。结果，李承恩被判处死刑。按大明律例，像李承恩这样的皇家近亲，除非谋逆造反，不应判处死刑，魏忠贤不理这一套，最终还是将他杀了。因为有这样的先例，信王朱由检时时刻刻小心谨慎，说话做事都谦恪恭谨，丝毫不敢露出对这位当红大太监的不满。

不仅如此，他还不时派出心腹太监，密切注视着紫禁城里的风吹草动。正宫张皇后为人庄重严正，被魏忠贤与他的搭档、天启皇帝乳母客氏视为眼中钉。有一段时间，街上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张皇后之父张国纪要阴谋杀死天启皇帝，拥立信王。信王朱由检饱读“二十一史”，当然明白这谣传的份量，可是他无从辩白，因为那只是传闻而已。那时候，作为当今天子的唯一弟弟的朱由检，真切地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

两个月前，他的心腹太监徐应元禀告他说万岁爷生了急病，据说相当严重。当时他并没有特别的想法。哥哥赏赐给他不少东西，封他为王，给他娶了几位妃子，按理也说得过去了，可是他们兄弟之间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他们生下之后，就分别被生母或养母把持着，当作她们以后发达的资本，每个人的周围又是一群宫女和太监。兄弟之间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交往。

后来，小太监们报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他不安。皇兄的病情一天

比一天加重了，看病的御医们束手无策，只能眼看着皇帝痛苦不堪地挣扎。

信王从这些零零散散的消息中看到了一点希望，只是他不敢说出来，甚至连想一想都觉得是大逆不道——哥哥虽然也有过几个子女，却都早早地夭折了，现在他没有一个能继承大统的儿子。按照兄终弟及的旧例，如果天启帝最终不治，那么，皇帝的宝座是不是会落到他信王殿下身上呢？

一念及此，信王朱由检不由打了一个寒战。他轻轻地闭上了双眼，意图把这个不恭敬的念头压下去。

大轿轻快而平稳地顺街而行，不多一会儿便已经到了紫禁城外。信王掀开轿子一侧的小窗帘，那紫红色的城墙立即映入眼帘。自从去年11月份出居信邸，他已经有9个月没有到宫里来了。为避免魏忠贤手下爪牙的注意，出宫之后，他便谢绝了任何朝廷上的礼仪活动。为了排遣时时袭来的孤独与压抑，他阅读了不少历朝历代的经典文献，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还有本朝开国太祖的《皇明祖训》，他都非常熟悉。有时候他就想，如果让自己治理一个国家，或许能够把它处置得井井有条吧！

在一番细细的思量之后，他自信自己有足够智慧与手段治理一个哪怕像大明朝这么大疆域的国家。他甚至有一点看不起被人们推崇备至的汉文帝与唐太宗。如果他做了皇帝，应该会比他们两个强一点吧？他有这个自信。

就在这时候，大轿忽然停了下来。王承恩打开轿帘，恭恭敬敬地说道：“殿下，请下轿步行入宫！”

紫禁城里，除了皇帝与皇后，其他人是不准乘轿或骑马的。如果有谁经特许在宫中乘坐二人小轿，都会被其本人或别人看作极为隆重的恩典。

信王下了轿，跟着李永贞向皇帝的寝宫——懋德殿走去。一路

行来，信王看到了不少自己熟识的殿宇楼阁，香草幽径。不知怎么的，他的脑子里忽然又想起一件儿时的事情来。那时，自己大概十一二岁吧，皇兄朱由校刚刚即位，年幼的由检搞不懂哥哥折腾了半天到底当了个啥东西，以为和自己经常见到的那些白胡子老头儿们一样，封了个挺大的官儿。于是，他便扬着迷惑的小脸问道：“哥哥，你做的这个官，我能当吗？”

哥哥正沉浸在即位之后的新鲜之中，听了他的发问，楞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禁不住开怀大笑。他抚摸着这乖巧的小弟的头，说道：“能，当然能啦，等我当几年，就让你当！”

“圣驾万安了！”信王从胡思乱想中回到现实中来。他抬头看时，只见两个穿着金寿字大红贴裹的御前近侍太监正举着一张古里古怪的咒符，在懋德殿外游走，一边走一边机械地念着：“圣驾万安了！”

见到信王迷惑的神情，李永贞凑上前来，说道：“九千岁担心万岁的病情，特地命近侍人等佩金穿红，为的是祛病除灾，祈求陛下福寿安康！”

朱由检似懂非懂地“噢”了一声，继续朝宫内走去。早有小太监跑进宫中禀告，魏忠贤亲自迎了出来。

魏忠贤生就一副憨直老实的外表，此时因为痛哭天启皇帝，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一般，更显得愚钝木讷。

他紧走几步，一边恭恭敬敬地向朱由检曲身行礼，一边说道：“参见信王殿下！”

朱由检有点受宠若惊，急切之间竟然楞在了那里！

在他的印象里，魏忠贤只在自己七八岁的时候，还是一个惜薪司的下等太监时才这样谦恭谨慎。自从天启皇帝登基之后，他就变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即使是他手下的爪牙，也不把亲王、妃嫔放在眼里。他今天这番举动，着实出乎信王的意外。